

# 四川怪傑鮑超

楊 森

予生也晚，滿清咸同中與名將鮑超死的那年，我纔四歲，當然不會瞻仰過他身高七尺，目光如炬的威儀。不過對於這一位出身微賤，以赤手空拳打出來彪炳勳業的一代傳奇人物，自小聽到他的逸事趣聞，便很感興趣。

鮑超字春霖，號「賴狗」，又名「膏藥」。他原字春亭，由湖北巡撫胡林翼改亭作「霖」，因此他所統率的一支無敵勁旅，便稱「霖軍」。「賴狗」則因為鮑超身上長癬，皮膚碎屑經常飄墜如雨，曾國藩跟他開頑笑，說他「今有賴皮狗，可與古人媲美」，於是鮑賴狗的綽號不脛而走，「膏藥」有一個相沿傳為美談的掌故，某次鮑超被敵軍圍困，情勢危急，他命幕友打報告向曾國藩求救，幕友文縷縷的詳述經過，他在旁邊等得不耐煩，頓足大罵：「等你把酸文章作完，敵軍早把我們殺光了」於是奪過筆來，寫了一個碗大的「鮑」字，再在「鮑」字四週畫九道圓圈，派人飛馳送會國藩大營。曾國藩拆封一看，頓時會意，他大驚失色的說：「鮑賴狗被圍發急了！一迅即派大軍赴援，鮑超之圍方解，他為了紀念此一戰役，往後便將他的軍旗改為「鮑」字以外加上黑圈圍，遠遠望去就像是一帖膏藥，這樣一來鮑膏藥之名又傳誦一時。

鮑超是我們四川老鄉，他和我不但同省，而

且還在秦漢時代同屬巴郡，巴郡轄夔州、保寧、順慶、重慶四府，外加一個涪州。鮑超是巴郡夔州府人，我的老家則在巴郡順慶廣安縣。巴郡這個地方人民崇尚武功，驍勇善戰，於是自古以降名將輩出，青年子弟尤喜自一刀一槍上博前程，榮耀且過於十載寒窗，金榜題名的三考出身。

民國九年我任川軍第二軍軍長，兼重慶商埠督辦，兼重慶衛戍司令，一直到民國三十九年我從西南軍政副長官，重慶市長任上奉命轉進成都。整整三十年間，除開幾次為期短暫的失利以及抗戰八年奉軍出川禦敵，前後將近二十年光景，鮑春霖的故鄉夔府（奉節），始終都在奉行我的政令。

因此之故，我幾次到夔府，都會赴奉節城裏的鮑公館憩息，鮑超的後人，我也認識不少。事實上，到奉節而不在鮑公館歇腳，便很難找到其他合適的地方。夔府城池不大，鮑超起的那一幢閑崇的宅邸，就佔據了縣城面積的一半，此外由巫山到夔府的馬路，也是鮑超獨力修築的。鮑公館的建築格式，和大衙門一般，有頭堂二堂和三堂，而鮑超家的傭人更是奉行封建時代的做官規矩而不懈，我每次去鮑家，一路往裏走，每過一進，必定會有人拉開喉嚨高聲的喊：「開門！接大人！」

餘音嫋嫋，前呼後應，倒有點威風凜凜的架勢。

鮑超的大兒子鮑鴻吾，在鮑超死後，曾以長子的身份承襲子爵，他也做過官，在前清時候當一任道臺，並且流傳下來一樁趣聞，鮑鴻吾赴北京陛見，得了委札，走馬上任，却因為一頂官帽做來做去不合適，不是大了，便是小些，因而做之再做，改了再改，前後就擱了三個多月。此公性子的迂緩和他乃父鮑超的如雷如霆，實在是迥異其趣。

這位鮑鴻吾先生，跟我初次見面是在北京，某次我有旅京之行，四川同鄉會集在夔府會館，舉行歡宴，有人介紹鮑鴻吾先生和我認識，並會交談，曉得民國以後他的子爵和道臺都被革命革掉了，當時他在陸軍部備位閑曹，看來並不怎麼得意。後來鮑鴻吾回四川在萬縣會受聘任我的二十軍軍司令部顧問。

民國十五年，我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，兼萬縣商埠督辦駐守下川東重鎮萬縣，夔府（奉節）還是我的管區。那一年我們舉辦川東運動大會，有一位女選手奮然願與男性爭競，消息傳出，轟動一時。她是網球選手，每次出賽都引來大批觀眾，歡聲喝采，鼓掌助威，自動充任義務拉拉隊，其興奮熱烈之狀堪稱空前。

這位小姑娘，果然不負衆望，她身手矯健，技藝超羣，迫使昂藏七尺之軀的所有川東網球選手，紛紛屈服於她的球拍之下，欣然奪得錦標歸，我在頒獎的時候對她格外嘉勉。有人告訴我：她名鮑大金，是鮑春霆的孫女，我很高興，將門確有虎女，當年見她身材不高，皮膚黧黑，動作則頗爲敏捷。

鮑大金是鮑鴻吾的姪女，及笄以後，人長得漂亮，身體尤其健康，私底下有人喊她「磁器鷄公」，以喻其白皙、俊美、英挺而帥，她曾代表四川出席全國運動會，和黎玉平搭擋，獲得女子網球雙打亞軍，成績僅次於山西王氏姊妹，王春菁與王春蕙。她後來嫁給我部下的一位師長王仲明。她爲人坦白直率，從她平時的談話中，使我聽到不少有關乃祖鮑超的逸聞逸事。

本來，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」，「好漢不論出身低」，這話是不錯的。漢高是沛上的亭長，樊噲乃屠狗的無賴，劉備編草鞋，關羽賣棗子，市井屠沽之徒，一樣的可以風雲際會，帝王將相。此即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謂：人類眞平等應爲立足點之平等，而其發展則爲無限。

但是，倘以鮑超微時的際遇，其窮，其苦，其身世淒涼，其行徑卑劣，衡之歷代風雲人物，英雄豪傑，誠亦可以嘆爲觀止，不作第二人想。因此使我對於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傑出名將的生平，有了爬梳搜羅，援筆作記的興趣。積五十餘年之耳濡目染，深願以罕爲外間所知的鮑春霆逸聞，錄出以饜中外雜誌的讀者。

鮑超在他的家鄉奉節，是一個人人見人嫌的寡人子，家中既無恒產，兄弟姊妹長大唯有自尋生路，就食一方，因此他的先世和家族情形一概漫漶不可考，同時也查證不出他究竟是怎樣長大的人。不過成人以後的鮑超，高頭大馬，七尺昂揚，而目光如電，皮膚黧黑，相貌猛鷲，性格剛強，頗能令人畏懼。他既不務正業，偏又耽于賭博，

呼盧喝雉，眠食俱廢。夜裏無處容身，便以屠戶的肉案，作爲他的床鋪，也不管長度可够，油膩與否，和衣就往肉案上一躺，直到翌日天明，屠戶要做生意了，將他喊醒。

有一天，他正賭得高興，他的一個外甥氣急敗壞的跑來相尋，一見到他，便哭喊着說：

「舅舅，舅舅，外公死了呀！」

「舅舅？外公？」鮑超賭得頭昏腦脹，嘴裏唵唵有詞，心中凝神思索，只有自己的外甥，才會喊他舅舅，而他外甥的外公，一定是指他的父親。如此說來，外甥是說他的父親方才死了。他放下骰子，他跟他外甥趕去找他父親的屍首。

既無力備棺收殮，又不肯向人乞討，趁着天還沒亮，他尋來一張草席，裹住他父親的遺體。黑暗中，不辨方向；堪與術，他根本不懂，於是在荒墳疊疊的山上，隨便揀一處地方，埋下去，胡亂埋幾個頭，便算辦了喪事。

後來鮑春霆跟太平軍打仗，連戰連捷，霆軍威名滿天下，歷數十年而不衰，鮑春霆則拜督封爵，成爲中興名將，滿清重臣。鮑超發達了，於是便有陰陽先生去看他家的祖塋，想要研究鮑家「中興」和祖先塋地的風水關係。但是鮑超那裏找不到他家的祖墳呢？他祇記得當年那夜亂葬崗上，他父親的埋骨之所。陰陽先生跑去一看，異口同聲，都說他那個地點選得太好了，風水上說叫做「蓮花結穴」，葬之者主子孫大富大貴，五世其昌。而且還有一個講究，恰巧給鮑春霆誤打正着，——蓮花結穴宜用蕪葬，就是用草席包裹起來埋，因爲草席的形狀像蓮心，在這種「蓮花穴」裏葬之以棺槨，反倒破了風水。

父親死了以後，於鮑超的生活情形毫無影響，他照舊游手好閑，賭錢，夜裏睡在肉案上，每天唯一的正事便是擦槍舞棒，練習武技。十八般兵器之中，他最善於使用的是槍，這槍非比現代

的「火礮」Gun，而是北宋楊家將和漢將張飛等使用的槍矛之屬。鮑春霆天生神勇，慍悍威猛，他每次打仗總是身先士卒，由此可見他的武藝一定很好。

一天夜晚，他又在肉案子上鼾睡，正好有三位當地人士，深夜回家途中經過，燈籠火把一照，赫然看見肉案上躺着一隻黑老虎！三個人駭極大叫，却是腿脚痠軟無法邁步逃跑，再定睛看時，黑老虎又變成了一個人，大膽上前一望，認得就是鮑超。於是這三個人心想鮑超必非凡的人物，說不定還是黑虎精轉世投生，將來可能富貴榮華，因此他們往後不時的給鮑超接濟，或贈衣服或送錢米，巨耐鮑超嗜賭，給他什麼東西，都是換了錢去輸掉。三位恩人對他傷心失望，漸漸的不再加以理會。

鮑超小時候訂過親，雖然他貧無立錫之地，素爲市井無賴，他的妻子却並不嫌棄，還是願意嫁給他。於是親戚朋友的幫忙之下，鮑超草草的結了婚。婚後兩夫妻住在別人借給他們的小屋子裏，三餐不繼，衣不蔽體，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，小兩口子的感情越來越好，——他不喜歡他的妻子，更因爲生活實在過不下去，他竟異想天開，把他的糟糠妻抵押給別人，言明生男育女一概歸諸人家，鮑超不得問。妻子押出去鮑超覺得寬鬆多了，但是他的行徑遂令家鄉人爲之齒冷，鮑超名譽之糟，在當時可謂無以復加。

偏巧往後不久，他又更有更不能爲鄉黨見諒的行爲，他竟和他的一位堂孀通姦。那位堂孀容貌實在很醜，她是個麻子，皮膚黑，一身的肥肉，但是鮑超却說他愛堂孀的環肥，兩個人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竟然亂起倫來，打得火熱。發生姦情之後，鮑超自知春光外洩必將肇成大禍，於是把心一橫，帶他堂孀私奔，離開了舅府家鄉，一路行乞討口，到達湖南長沙。

而逃亡的一對「情人」，白天要飯，夜裏便睡在人家廡簷底下。有一夜風狂雨驟，天寒地凍，無可奈何的蜷縮在一家鐵匠舖門前。當夜鐵匠舖老闆娘做了個夢，夢見她家門口躺着一對黑老虎。翌日打開店門一看，鮑超和他堂孀還在熟睡，老闆娘去跟老闆一說，——這兩個人只怕有點來歷，喊醒他們問明來由。鮑超撒謊說他們是夫妻，從四川流落到長沙來的，異鄉漂泊，舉目無親，言下十分苦惱。店老闆頗為同情，表示願意收容。鮑超自此當了鐵匠舖的店伙，一方面爲了感恩圖報，一方面也是饑寒交迫的日子過怕了，一心想求安定，他工作得格外起勁，老闆夫婦把他們視爲家人一般。

道光三十年（公元一八五〇），洪秀全起義金田，是爲太平天國之役，滿清稱作「洪楊之亂」。清軍提督向榮自廣西轉戰三湘，士卒傷亡過多，派人到長沙招兵。鐵匠舖老闆認爲當兵是鮑超的進身之階，這個機會很好，勸他去投軍，而把他的一妻子一留在店裏，由店老闆夫婦供養。鮑超遂隻身往投向榮大營，他雖然武藝精湛，但却因爲乏人汲引，只補了一名伙夫。

早在道光二十五年，他十七歲的時候，鮑超也曾考補夔州協標守兵，那是在五六年前，他在軍中的級職已比伙夫爲高，不過他在夔州當兵不守紀律，擾亂營規，當不了多久便被斥退。然而在他自己則認爲五六年後反而由正兵降成了伙夫，多少有點不憚，所以他在向榮大營還是吊兒郎當，懶洋洋的百事都不起勁。

一夜他突患腹瀉，便急的時候不容擇地解決，嘴裏唧一支葉子煙桿，一面吧嗒吧嗒的吸，一面拉着褲頭，從營房裏跑出來。月黑風高，伸手不見五指，他瞎摸亂闖，闖到一處不聞人聲的地方，蹲下去就便溺。瀉過一陣重東腰帶，順手把煙桿往旁邊一放，他不曾發現他已誤入敵陣，大解在一門大礮後面，葉子煙桿一被放在那火門上

轟然一聲巨響，一顆礮彈嘩嘩啦啦的射了出去，一時山應谷鳴，整個營盤的官兵被這一礮驚醒。——說來這真是他時來運轉，吉星高照，剛巧碰到太平軍乘著黑夜偷營襲寨，驚起的官兵黑暗中與太平軍猝然遭遇，奮臂殺敵，而太平軍也誤以爲那一聲巨響是清營的號礮，他們心想清營一定早有準備，於是大隊人馬不戰自亂，無心戀戰，紛紛奪路而逃。向榮乃在連戰連北之餘，無意間獲得一場勝利，斬獲無算，尤其乘勢追擊，一口氣奪回了幾處戰略要地。

事後論功行賞，向榮下令查問那一夜是何人放的大礮！鮑超靈否極泰來，福至心靈，向他的除官謊稱他當夜因爲便急，起床大解，發現敵人夜襲，頓時想起呈報上級時間不及，只好摸到礮陣，放一聲礮來告警。

向榮對他的機智勇敢大爲激賞，下令將他破格擢升，由伙夫升到弁目，不久又拔爲哨官，鮑超好不得意，小伙夫當起排長來了。

鮑超由市井無賴浸假而成一代名將，除了風雲際會，時勢造英雄，他自己能够偕德進業，一日千里，實得力於清朝中興名臣中的曾國藩與胡林翼。咸豐三年（公元一八五三）鮑超二十五歲，曾國藩以丁憂在籍的特郎，編制鄉勇，督辦團練，他請向榮調撥軍官，向榮便將立過大功，而且一向衝鋒陷陣，奮不顧身，表現十分良好的鮑超薦了過去。

鮑超自向榮軍中，歸於曾國藩的帳下，時值咸豐三年，公元一八五三，當時太平軍已經攻陷金陵，北入直隸，清朝的情勢十分危急。那一年鮑超二十五歲，起先曾國藩命他爲偏裨別校，在大營帳前効力，他雖有力爭上流之心，但是積習甚深，血氣方剛，難免江湖獍悍之氣。不久他又鬧出事，曾因爲誣告營官，坐罪論斬，人都推出帳外去了，他仍挺胸直立，不肯下跪，劍子手刀光霍霍，他照樣談笑自若，英氣勃勃。湖南桂

陽人陳士杰知兵，曾國藩手書召他充任參謀。這位後來官拜巡撫的名臣眼見這一幕，暗暗稱奇。他當時看出鮑超不是等閑之輩自動跑去見曾國藩，力請刀下留人。曾國藩算是答應了，命人把鮑超綁回來，時值左宗棠在座，他越俎代庖，指着鮑超喝問：

「今天救你一命，來日曉得報恩麼？」

「今日不死，」鮑超指天自矢：「來日誓爲朝廷効犬馬之勞，馬革裹屍，是爲所願。」

曾國藩和左宗棠聽他出語不凡，頗爲驚異，於是又問了他許多話。趁他們在一問一答，陳士杰悄然躍出帳外，他雅不欲鮑超曉得他才是救命恩人。所以終鮑超一生，他始終不知陳士杰曾經救他一命。

曾國藩一生自詡知人善任，鮑超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，咸豐四年五月，曾國藩委鮑超爲水營哨官，統帶長龍戰船一號，大約有二十多條戰船，隸屬於水師名將楊岳斌的麾下，負責肅清沿洞庭湖和長江下游兩岸的太平軍。那個時候的水師，等於現代的海軍、海軍陸戰隊和機械化部隊的三位一體。他們不但要在水上作戰，而且還得登陸擊賊，充「游擊之師」。所謂「游擊之師」，便是早期的機械化部隊，因爲水師的航速比步兵或馬隊爲快，於是那裏戰況緊急，便調水師赴援，水師乃成爲以運動戰爲主，而以陣地戰、水戰爲副了。

鮑超打仗，有他一套自出機杼的戰術，看似不切實際，標新立異，但却能與兵法不謀而合，譬如說他的「膏藥」旗號，無數圈圍起一個大鮑字，旗上再飄一根丈把長的紅綾帶，紅黑白三色，隨風招展，目標極爲顯著。他不論揮師出擊，或者擺陣迎敵，自主帥以至小兵，一律用本品服秩，不許仿做他軍臨陣將士裝束一致，官兵不分。於是鮑超軍隊作戰的時候，武官們往往珊瑚頂、黃馬褂、孔雀翎、大紅紵絲，斗牛背胸；他

的士兵就衣則一概用「虎勇」字樣，像這樣一支百影紛陳，燦爛奪目的隊伍，展開在藍天白雲，青山綠水之間，確是一個盛大壯觀的新藝術合體鏡頭。

有人批評他這種獨樹一幟，毫無掩護的作風，不合於野戰要領。鮑超却有他的一套理論根據，他說作戰時官兵職級明白區分，可使其功過易於識別，誰人勇敢那個快陣，帶兵官一目了然；再則軍官無從混假，勢必奮勇斷殺。至於他那獨樹一幟的鮮明軍旗，他的解釋是：「如此庶勝敗均易識別，勝者後繼者可乘勢接應，敗則無過可諉，且以賊尋戰，誓不與俱生也。」此外他又說是：「明人不作暗事，奮戰却敵何若出蓋甲嚴明之師，令其望風而逃！」

壯哉斯言！事實上他也確能做到這一點，鮑超追隨曾國藩，由水師哨官而管帶，連番反擊太平軍，連克岳州、金口、武昌、漢陽，東下蕪黃鄱陽安寧，上援陽夏樊口，太平軍一見他的「獨樹一幟，蓋甲嚴明」之師，無不望風披靡，於是各路清軍每逢敗績，無不渴盼鮑超赴援。同治二年（公光一八六三）安徽涇縣之役，曾國藩的奏摺便說：「……賊陣紛傳鮑超來矣，即望風而逃。」

最有趣的是，中興四名臣自負過甚，目高於頂的左宗棠，居然都冒用過鮑超的旗號，吓退太平軍。左宗棠愛以諸葛亮自居，時人稱他「用兵如有神助」，當他馳援景德鎮，邀同鮑超會師出擊，詎料鮑超因途逢大雨，晚到一天。左宗棠乃僞佈鮑超旗幟，使太平軍大出意外，驚惶失措，於是不敢出戰，拔師便退。退後不久又發現鮑超的隊伍其實並沒有來，當即回師反撲，重新佔領謝家灘、羊塘等據點，連築碉堡三十餘座。這時候鮑超的隊伍剛好趕到，一面安營，一面分兵殺敵，左宗棠頓集而出，這一仗殺了太平軍一萬多人，太平軍因而一蹶不振，退守建德。

鮑超用兵的長處，大概跟他少年時期賭錢的作風相類似，一言以蔽之，是「穩、準、狠」。他所統率的霆軍，雖然也是以野戰為主的「游擊之師」，但是他深知「用兵之道必先深溝高壘，自立於不敗之地，始可百戰百勝」的道理，當他追擊太平軍，而使兩軍營地相距百里之遙，他一定要等到營壘全部完成，才肯下令安營紮寨。去敵十里，營壘未立，他也決不行險僥倖，先行出擊。有時候他正修築營壘而敵軍猝然來攻，他總是不慌不忙，分兵抵禦而照築營壘如故，等營壘告成，再調主力去擊潰敵人。這是他的穩處，也是霆軍的致勝之道。

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二月，鮑超和太平軍英王陳玉成，對陣於太湖潛山一帶。陳玉成綽號四眼狗，因為他左右兩眼下面各有一塊疤，四眼狗知兵凶悍，連曾國藩都對他大為忌憚，每逢他的九弟曾國荃和四眼狗對陣，他總是一面飛調鮑超或多隆阿馳援，一面寫信叮囑他九弟「持以穩靜專一之氣」，務必穩任，專等多鮑的援軍。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國荃守安慶，圍城的正是四眼狗，曾國荃每次寫信給他哥哥都說要「擒殺狗賊」，就碰了曾國藩的一個大釘子，覆信教訓他說：「一凡辦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……弟於人力頗能盡職，而每稱擒殺狗賊云云，則好代天作主張矣！」

四眼狗和鮑超是死敵，不過四眼狗每次都敗在鮑超手下。曾國藩和胡林翼，曾一再「共相烹狗賀新年（佳節）」的話來鼓勵鮑超。而鮑超也目無餘子，氣吞河嶽，他常時說：「狗待我豹（鮑）來食之！」

那一次狗狗大戰，是兩軍勝敗一大關鍵，四眼狗大舉赴援小池驛被鮑超包圍的太平軍，由於地勢複雜，兵力懸殊，鮑超腹背受敵，被四眼狗施以反包圍，當時他糧道已斷，部下只剩了兩三千人。胡林翼時任湖北巡撫，他是鮑超的主帥，

一看情勢危急，為愛護鮑超着想，寫了封情詞懇切的信給他，其中有云：

「如力實不能支，尚欲全軍以待大舉，救得人才（指鮑超），不怕賊子不死於老弟之手。此事暫不可宣，可一到緊急無可如何之時，則新倉荆橋都是退步，有過，兄一人任之。兄為管理軍事之人，以保全軍旅為主，斷不忍諉過於人也。」

儘管胡林翼愛護鮑超如此胞拳，鮑超却屹然不為所動，他覆書胡林翼說：

「狗逆雖悍，技只此耳！因大雨兼旬未能出戰，遂使賊獲苟延殘喘，三五日內天色晴霽，保為公破之。何事先自倉皇退步耶？」

讀者或許以為胡林翼如此體貼部屬，而鮑超出言這樣狂妄，大有不識好歹之嫌，胡主帥可能會勃然色變，老羞成怒了。不然不然。胡林翼接信以後，立即覆以：「老弟孤忠貫日月，義氣薄雲霄，可感可敬……兄無刻不懷念弟營，每得弟一函，展視再三，而私心稍慰。」讀者說這是冠冕堂皇的官話嗎？非也非也，試觀同時胡林翼致函曾國藩：「昨日尚深以鮑軍為慮，夜間得唐鮑來函，餉道當通，即夜躍起！」長官部屬之間，一片真情流露躍然紙上，雖家人父子，兄弟骨肉也不過如此，是以我每讀中興名臣名將往來函札，仰慕感念之餘，輒常為之惘然。

這中興各役中著名的一仗，其結果便由於鮑超「屹然不動」「穩如泰山」，而卒致轉危為安，演成大捷。往後由曾國藩、胡林翼合奏清廷，臚陳經過，摺中盛讚鮑超說：「此役乃軍興以來僅見之大戰，非鮑超以三千餘人獨禦前敵，傷亡千餘，猶復血戰兼旬，不却一步，不失一壘，則應援各師，必有緩不濟急之勢。」這一次鮑超的「穩」，將西洋兵法「勝負決於最後堅持之一分鐘」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由於這一仗打贏了，鮑超克服太湖潛山，四眼狗倉皇敗走，奠定清軍勝

利的基礎，而鮑超的威名也大著於天下。後人論咸同年間的東南將才，初期為塔羅李鮑（即塔羅布、羅澤南、李續賓、李續宜兄弟和鮑超）後期則稱彭楊會鮑（彭玉璽、楊岳斌、會國荃、鮑超），由西南而東南，太平天國戰役，前後二十年間，鮑超始終克享盛譽而不衰，這事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

次日鮑超治軍作戰之「準」，最好還是引用會國藩訓示各軍將領的函札中打的譬仿。會國藩曾說：

「湘軍平時多操小槍矛，鮑軍則多大操隊伍，黎營打仗須學霆軍規矩。」

他又曾說過：

「鮑軍臨陣隊伍整齊，逢山過山，遇水兜水，實為羣賊所憚，有非楚勇准勇所能及者，故欲存此一家法門。」

再如鮑超始終恪遵胡林翼的教訓，他治軍用兵有一個三字訣，名為「提綱領」。因此鮑超的隊伍，無論戰時平時，必定軍容整齊，進退有序，凡此都表示他大有「準」字功夫，能在一團亂蕪中理出頭緒，以力求精確的科學態度獲得勝算。大凡帶過兵的人都可以瞭解，能够做到這一層功夫洵非易易。

鮑超在咸同年間清軍將領中，向以打硬仗馳名，他用起兵來，頗有一靜如處子，脫如狡兔一之致，同時他極能遵奉會國藩的兵法：「寧可數月不開一仗，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。」這是他的準與狠處。胡林翼讚他：「鮑超勇敢冠軍，曉暢兵略，紀律最為嚴明，堪勝水陸方鎮之任」，又稱：「春霆似孟施舍，詢以軍事，斷不告饒，加以激勵，轉成憤氣，宜委曲而暗中保全之。」會國藩除了對他推崇不已，尤其不時告誡各將，命大家向鮑超看齊學習，他迭云「霆軍之精悍，其參做行之。」「如鮑之兩層大，一字陣，打進步連環……皆宜深思而善學之。」由此可知

鮑超在清軍中不但是是一支百戰百勝的勁旅，尚復成為各軍之模範，會國藩和胡林翼都曾先後當過他的主帥，而這兩位主帥對他確是衷心佩服的。

霆軍戰功卓著，可謂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鮑超個人，則身經大小七百餘戰，斬俘五十餘萬名，他不僅被滿清朝廷依為長城，而且在滿洲皇族之間，他也是大大的有名，會國藩迭次入覲，廷對時總是提起鮑超來問，而會國藩確會對鮑超極力推許。

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），太平軍已成強弩之末，會國荃攻破南京前三個月，鮑超功成不居，急流勇退，力請准假回籍葬母，同時療養舊創，三個月後金陵下而太平天國滅亡，鮑超將霆軍交給他的部將統率，自己則在家休養，無論朝廷怎樣徵召，他都節詞婉却，如出岫之白雲，彷彿於桑梓山水之間。

會國藩和胡林翼，同是對於鮑超一生影響重大的兩位主帥，但是他們兩位對待鮑超的方式却不盡相同，一般說來，會國藩不如胡林翼的誠敬推崇，他愛開鮑超的頑笑，甚至給他取個「癩皮狗」的綽號，似乎就有點不合將將之道，論者或謂會國藩不該如此侮慢，其實鮑超領兵，也有他顯著的缺點，不過在歌功頌德的史乘中找不出來罷了。譬如說鮑超帶的兵多為「雙槍將」，所謂雙鎗是指一支雅片煙槍一支長槍。雅片煙抽足了上陣殺敵，才能「如有神助」。再則鮑超所統率的霆軍，為數不過萬餘，但是作起戰來，臨時助陣的丁壯，可能有七八萬之眾。這批真正的「游擊之師」既不吃糧又不拿餉，却心甘情願為鮑超拚命，而鮑超給予他們的酬報，則為每打下一處地方，「恩准」「打起發」三天。——打起發者，四出現掠，放手開搶的代名詞也。因之胡林翼說「鮑超軍紀嚴明」，不過是騙騙滿清朝廷的「溢美之詞」。

反過來說，鮑超對於會胡二公，則是一例的尊重，曾家老九會國荃的赫赫戰功，多一半是鮑超為他賣命得來的；試看清軍與太平軍的戰史，會國荃遇到勁敵，每每是鮑超兼程趕來為他解圍。例如咸豐十一年四月，會國荃在安慶被四眼狗陳玉成圍攻甚急，會國藩在他的致九弟函中便說：「催鮑進兵，亦不宜太急，鮑之隊伍，由景德鎮至下隅坂，僅行五日，亦可謂極速矣。……余意不必催鮑急進，亦不必囑鮑緩戰，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。」看這一段叮嚀，便是有力的證明。

鮑超對會國藩尊敬到什麼程度？下面兩則小故事可以思過半矣。會國藩替鮑超取了一個「癩狗」那個綽號，言罷還為之大笑。有人告訴鮑超，他淡然付之一笑說：

「名我固當！」

某次鮑超提筆寫一個「門」字，右邊少了一鈎，他的幕友指點他說：「門字不可無鈎。」鮑超老羞成怒，一巴掌甩過去，打得那位幕友金星直爆，他更指看幕友罵門厲聲喝問：

「你看，門下面那來的鈎鈎？」

幕友不服，湊巧廳上懸掛得有會國藩寫的楹聯，其中就有一個「門」字，於是幕友也指看那個字說：

「會大帥寫「門」字就有鈎鈎。」

鮑超跑過去一看，果然。他頓時跪倒在地向那位幕友磕頭謝罪，連聲的說：

「請先生恕我是個武人。」

凡此都是真情流露不是虛偽做作得出來的。轉戰東南，出死入生，解甲歸田的時候，他正值三十六歲的英年。西上返川之前，他特地先到長沙小住，一面派人帶了銀兩，秘密赴奉節家鄉，贖回他質押給人家的結髮妻子，以便雙雙榮旋故里。當他鮮衣怒馬鐵衛前呼後擁，抵達長沙，親臨他早年淪為傭傭的那家鐵匠舖，欣見老闖夫婦猶然健在，他的堂嬌「情人」黑肥如故，他

不忘一飯之德，收容之恩，拜老閩夫婦為義父母，又跟他的堂姪重拾舊歡，朝夕盤桓。其後他堂姪聽說堂姪媳婦不日即將接到長沙，亟於「迴避」，鮑超力阻未果，這個一往情深的黑胖女人，竟然不告而去，使鮑超遍尋不獲，結束了他這一生中最浪漫的羅曼史。

十年後，已經到了同治十三年（公元一八七四），日本人擾我臺灣，是為「甲戌臺灣事件」，清廷還是念念不忘鮑超，特詔促他晉京陛見，東山再起，率領霆軍抗倭。恰值鮑超患病，不良於行。於是改由他的部將孫開華出任福建陸路提督，率霆軍擡營駐守基隆。霆軍在臺連戰連捷，曾經救平後山番亂，對於臺灣北部的開發，功勞很大。這一支隊伍在臺灣一住便是六年。其後四川業「西洋景」（北平話叫拉洋片的）者，還繪得有圖，高喊：「來看鮑超打臺灣」，作為號

召。

又六年，到了光緒庚辰，四月，清廷派會國藩的兒子會紀澤使俄，求反伊犁，中俄關係緊張。遂又徵調老將鮑超出山，他扶疾自奉節西行北上，四月底到了北京，當時正是慈安、慈禧兩宮太后垂簾聽政，由慈安太后和光緒小皇帝召見，慈安類類垂詢鮑超的行程、身體、家小、服藥和飲食情形，反覆叮嚀，諄諄切切，「聖眷之隆，無與倫比」，鮑超自然感激涕零，知恩圖報。那一次他拜湖南提督，馳往三湘招募丁勇逾萬，九月率往天津，駐防灤州、昌黎、樂亭一帶扼守京師大門，防堵俄軍自關外突擊，事實上中俄之戰並未打成，因為會紀澤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大勝仗。於是鮑超不久又過返奉節，渡其優悠歲月。光緒十四年秋，他一病不起，長眠不視，享年六十六歲，噩耗傳抵北京，慈禧和光緒深為震悼，封贈

子爵，諡曰「忠壯」。

鮑超以遜清一代名將，死在故鄉家中病榻之上，就世俗眼光來看，可謂善終天年。不過他活了一甲子，壽祚未免恨短。他死在光緒十四年戊子，我生於光緒十年甲申，有時候我問見他的事迹不勝嚮往，我也曾忽發奇想，倘若他也能活到八十、九十甚至一百以上，說不定我會跟他有共事的機會，那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。

胡林翼致鮑超函：「吾弟忠心義膽，兄所素知，乃戎行閱歷則至於優容大度，慎密小心，學問進境亦如是之速，可喜也！」洵是的論。鮑超無論出身怎麼微賤，少年時期素行如何卑劣，那是因為他缺乏教養，智識不够所使然，一旦遇到良師益友，參加有紀律的團體，他立刻便洗心革面，迎頭趕上，由市井無賴蔚成一代名將。如鮑超者，實係我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。

### 三新 瀝青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#### ● 專 營 ●

強力石綿浪瓦 花壓百力板  
瀝青防水材料 塞水路  
瀝青塑膠泥 瀝壓磚  
瀝青塑膠油 伸縮板  
保冷凍瀝青 新瀝膠  
彈性接縫膠

地址：臺北市長春路92號  
電話：四六九五八

中原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  
臺灣大學建築學教授

黃寶瑜著

## 中國建築史

定價新臺幣肆拾元

中原理工學院發行（中壢鎮普仁里）

# 贈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、朋友、同學、試讀。請附郵票三元（海外五元）寫明收書人地址、姓名、由本社代寄本雜誌第二期再版本，每位讀者限贈兩冊。